

艺精岐黄，心怀人文

□ 李永龙

2020年5月20日深夜，84岁的原八岭村张老书记因病疼痛难耐，欲寻短见，这让其家人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接到电话，店桥卫生院蔡大峰医生立即骑上摩托车赶到现场，一边对病人进行镇痛治疗，一边安抚老人竭力减轻其焦虑、躁动情绪，并指导家人安排车辆紧急送往县城东医院。由于受疫情影响，医院值守人员拒绝接受病人。蔡医生便主动出面协调，经交涉给病人办理了住院手续。等到病人疼痛缓解安然入睡后，天已基本亮了。

想写一写这个人，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人。蔡大峰出生在庐南偏远农村，其父曾是普通乡村医生，虽医术不是特别高明，但他诚信厚道，服务热情，医风淳朴，受到很多人赞誉。在良好家风医德熏陶下，蔡大峰早早养成谦和、善解人意的好德性；当他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和患者找父亲治病时的痛苦表情，便从小立下学医为民治病的高尚志向。高中毕业后，大峰自费到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学习。在强烈的当一名白衣天使的欲望驱使下，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掌握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在同期学习的120多人中，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接着在安医大一附院实习，尽管时间不长，但他十分珍惜这宝贵的每一天、每一刻，从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和防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需要出发，他诚于请教、勤于记录、善于思考、勇于探究，且不分医护，各科兼顾，因而比较全面地练就了临床常用诊疗技能。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医生爱德华·特鲁多这句最具医学人文主义代表性的名言，时刻激励着这位乡村医生的初心。1995年学业期满后，蔡大峰来到庐江县店桥卫生院工作。当时，卫生院不仅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很差，连妇产科医生都没有，以致妇科病基本都到县城医院就医，产科多由乡村接生婆使用土法接生，一旦遇到难产，后果不堪设想。一次，一名产妇因

大出血几近休克，令接生婆不知所措，情况万分危急。接到电话，卫生院安排蔡大峰出诊。赶到现场，蔡医生一边给产妇输液、止血，一边安排车辆转往县医院。在车上，他坐在产妇身旁，双手按住产妇腹部压迫止血。待到了县医院松开双手时，十个手指僵硬，经县医院医生一阵按摩之后，手指才能活动。

由于蔡医生方法得当，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使产妇化险为夷。此后，一遇到产妇生产困难的，家属多指名要求他出诊，渐渐地蔡大峰又兼作了卫生院里的产科医生。至今，经蔡医生参与接生的孩子已有好几十人，虽然他们中没有认识他、记得他的，但蔡医生却说：“每当听到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哭、看到母子平安时，我的欣慰感和满足感便油然而生！”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生命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至高无上的，因此，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当然，这不仅要有热忱的服务意识和无私的敬业精神，更要以过硬的医技作为支撑。在农村，农民种庄稼家家都备有农药，因而误食中毒或故意服毒现象时有发生，过去不少人曾因离医院较远失去抢救时间而导致悲剧发生。自打蔡医生来到卫生院后，积极实施洗胃与解毒并举的急救措施，将因中毒致死者大幅减少。一次，一对老年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而双双喝下农药服毒自杀，家人及时拨打了120求救。正在不远处打防疫针的蔡医生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赶到事发地点，紧急给比较严重的老奶奶进行洗胃抢救，但却遭到老人的拒绝。蔡医生一边轻声细语地与之沟通、劝说，一边替老人擦拭眼泪、拍打背部，令老人心有所动而配合治疗。看到医患身上沾满老奶奶呕吐的秽物和透出难闻的气味，令患者的一些家属都捂住了鼻



子，可蔡医生连眉都没皱一下。等县中医院救护车来到时，老奶奶已经脱险了。

作为医生，蔡大峰深知，医者的岐黄之术固然重要，但人文情怀亦不可无。经验告诉他，人在生病时的感情最为脆弱，这时候医生的一个微笑或者一句安慰的话，都能够激起患者的生活勇气和战胜病魔的信心。因而，他经常用真情去帮助病人、用温情去劝慰病人。住在店桥街道的耄耋老人洪某某因股骨折加上帕金森等疾病长期瘫痪在床，儿女们都因忙于工作不能在家常守，日常生活均由其老伴一人照料。好在路近，蔡医生不仅为其打针、换药，还经常抽空去帮他翻身、擦洗！据说，像这样精心护理、视病人如亲人的事例，在蔡医生职业生涯的许多动人故事中，仅是一朵小小的浪花！

如今，蔡大峰在悬壶济世之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为更多人称颂。我们也祝愿这位老百姓生命的守护天使，不断在平凡中孕育伟大，在奉献中酝酿崇高！

想起那些名字，总是如沐春风

□ 江文波

我虽出生在文学荒凉的年代，但却自幼就爱上文学。读高中的时候，就很认真习作，写了不少诗歌，那时候的诗歌创作，主流是民歌体。我那时在枞阳县汤沟中学就读，高二的时候，我和爱好文学的刘福久等同学，从汤沟文化站获悉，县文化局要创办一份杂志，名称“战地黄花”。文化站开始征集本地作者的稿子，我和刘福久“初生牛犊不怕虎”，都向文化站的澄清老师，送去了一叠民歌。

不久，《战地黄花》第一期就出炉了，发表了我的几首民歌。这算是我的处女作吧，当时我18岁。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当时的报刊杂志很少，枞阳县是古老的文化之乡，历来有重文的传统，当时能读书识字的人，都在传读《战地黄花》，当地有些人，看到我发表了东西，甚至登门祝贺，父母觉得

很有面子，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我的文学之路，就这样打开了。

在我成为“回乡知青”后，我几乎天天晚上读书，能读到的书差不多都读了，另外就是写作。自由诗、民歌、小剧本等，并勤奋投稿。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邮资总付”，当然发表了也没有稿费，我向《战地黄花》《安庆报》《安徽文学》《江淮文艺》等报刊，连续地邮寄“拙作”，请“编辑老师指正”。1976年《诗刊》，记得是第六期，发表了我一首民歌，在我们当地引起不小关注。

不久，我就接到一份“红头文件”，县文化局要召开业余文艺创作座谈会，通知我“届时出席”。接到通知后，父母十分高兴，以为我有“出息”了，而我，似乎也看到人生的另一番远景，免不了内心的激动。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父亲拿出一瓶酒，要我与他对喝，他喝大了，不停地傻笑，重复地说一句话：“不要骄傲。”会议在一个叫杨市小学的地方召开，正是暑假，老师们放假回家，将住处都腾给了我们。来参会的主要是全县的业余作者，大约十多人，每人读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优点和不足，畅所欲言。就是这次会议，我第一次接触县文化局的几位老师：谢清泉、章晓中、章家礼、周若澜等。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名字。

直到现在，40多年后，每想起这几个名字，我仍然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吧！

又过不久，省群艺馆要在合肥召开“民歌创作座谈会”，县文化局的这几位老师，又推荐我作为全县唯一的业余作者代表，与谢清泉老师一起参会。这既是学习的机

会，也差不多是一种荣誉。我提前几天（好像三天）就到了县城，文化局安排我住在章晓中老师的家里。那时晓中老师是一个人在县城，有一间单身宿舍而已，晚上我就和晓中老师“捣腿”，现在想起来真的难得。更使我感动的是，一日三餐，晓中老师在文化局食堂买饭，送回宿舍，那几天我虽然很不好意思，但一个农村的孩子，吃那样的伙食还是大快朵颐的。这件事，让我一直心存感激。

到合肥开会，我见到了民歌手殷光兰、姜秀珍等，在会上她俩都介绍了自己创作民歌的经历和体会，特别是她们因为民歌，到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使与会人员振奋不已。的确，她们是那个时代的“骄子”。谢老师在那次会议上竭力推荐我，还专门带我拜访省群艺馆的几位老师，我虽然诚惶诚恐，但内心里十分温暖，也增加了不少的自信。记得会议结束，我送别姜秀珍老师的时候，她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这么年轻，将来前程远大！

我现在已不年轻，也没有获得“远大前程”，但姜秀珍老师的这句话，我始终记着，几次到贵池，都想看看她，但总是未能如愿。姜秀珍老师，你还好吗？还有很多感人的记忆。回忆与枞阳县文化局几位老师的往事，也或者是我自己对一个时代的追忆。他们对一个乡村的孩子，谦和、真诚，纯洁如水，没有一丝一毫的俗念。上大学以后，跟他们就没有联系了，如章晓中、周若澜，几十年都没有见过一面。但我常常会想起他们，想见面表达一下迟到的谢意，哪怕说一声“谢谢”也好。

最近听说他们都已进入老境，既然当初是那么纯净，现在恐怕我也没必要用世俗的方式，玷污人生中如此圣洁的记忆了。

所以，写下这篇短文，聊表感恩之情。

